

金月

符之粵 著



宝月

作者：李 书
 插图：陈 惠
 编辑：林 惠

符之粤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BAO YUE
宝 月

作 者 符之粤
责任编辑 梁晓亮
责任校对 陈明孝
封面设计 汪 红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5350227 5352906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排 版 海口书刊照排部
印 刷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5.25
字 数 600 千
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~3000 册
书 号 ISBN 7-5442-1271-8/I·250
定 价 3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1

一乘花轿走在春光明媚的乡间小道上。

最惹眼的是紧跟着花轿走的那位半老徐娘，她身材匀称，风姿绰约，打扮大方，齐楚入时。虽说年近四十，但乍看上去却像个廿多岁的风流少妇，美丽动人。这美妇身旁还跟着一个大致六七岁的小姑娘，小姑娘长得秀气、活泼、乖觉可爱，容貌甚像那美妇人，好似大姐姐和小妹妹一般。她俩就是著名的老婢（喜娘）韦大娘和她的女儿宝月。今天，韦大娘又给人家雇请去当老婢，搀新娘。小宝月也跟着爹娘出来“玩”，因为她们家确是贫穷，缺吃缺穿，故省得一顿是一顿，省得三餐是三餐，反正办婚嫁世事之家是不在乎一个半个妮子的吃喝的，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是家里就这三口人，爹娘出去应工了，家里就无人照料她了。爹爹即是四抬花轿前抬的头一人，那个四十多岁脸庞削瘦、身材中等的汉子。现在，小宝月能跟着爹娘走上两三铺路了，所以每逢爹娘给雇主请去当老婢与出轿的时候，她都跟着。在此之前，她是给寄托于邻舍的伯婆或婶娘照顾的，只是附近村庄人家办喜事，又雇请她爹娘，她才跟着去“吃亲家”。韦大娘的人缘甚好，平日又乐于助人，当老婢回来又必定带回许多美味佳肴，分给伯婆婶娘们，彼此互相照应，所以，村中伯婆婶娘都乐意照顾宝月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和谐。

这样的喜娘作业，一月当中大概有三五次。由于韦大娘长得

漂亮，人缘好，勤快又和气，不在新娘房里陪伴、侍候新娘的时候，还会抽空帮助雇主做其他杂务。特别是由于长期当老婢而见多识广，能帮助人家出点子、定主意，妥善处理许多事务。因为举办婚姻大事对于平常人家来说，一生一世也难遇上几回，缺少办事经验。拿取佣金又合理，从来不多要人家的，倒是雇主们出于感激之心而例外打赏了她许多。所以，但凡举办婚姻世事的人家都乐意雇请她、推荐她给别的雇主。

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这乘花轿年复一年地奔走在山村的小路上、田野的大塍上、乡镇的小街上、闹市的通衢上。她们的身影穿梭于椰林蕉园之间，她们的足迹踏遍了文昌县东北一带的山村僻壤。



宝月接过妈妈的班是一年多以前的事。这一年的秋冬之交，穷困潦倒、终生操劳的妈妈的老病——哮喘偏偏在不应该发作的时候又发作了。前不久，地方上的大财主周应鹏老爹的次公子周日新要娶媳妇，三番五次差人上门请韦大娘去当老婢，韦大娘夫妻百般哀求说，哮喘病又开始犯了，说不定哪天会好，不便抱病应工耽误了老爷家的大喜事，这样是会带来晦气的，最好另请他人。可是，嘴唇皮都磨薄了，周老爹就是不答应，始终推辞不掉，周家势大财旺，又不敢不去，躲又躲不了。韦大娘甚至提出由她们家掏钱雇请别人顶替，周家还是不肯。怎么办？万般无奈只得由韦大娘的老伴陈德厚老爹上门向周应鹏老爹求情，让宝月来代替妈妈来当这回老婢。起初，周老爹还是不答应。但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多都是久闻宝月芳名的，许多人就亲眼见过宝月的姿色，他们无不同意让宝月来代替她妈妈，他们认为这么漂亮、年轻又未婚的姑娘来当老婢，闹起老婢来就有趣多了。于是，他们一致教唆周老爹答应由宝月来代替韦大娘。好色的次公子日新对此更是求之不得，喜不自胜，因为他垂涎宝月的姿色已久，虽然娶的不是宝月，但能够亲近亲近一二日，沾点芳泽，看个过瘾也无赖。后来说项的人多了，周老爹想：虽然宝月系首一遭当老婢，缺少侍候新娘的经验，但她从六七岁时起，就经常跟着爹娘到各处去迎亲，见识不少，大概不会出什么差错；再者韦大娘的

确有病在身，硬迫她来，万一病情加重，不但侍候不了新娘，反而要给她治病，或者病倒在家里，那就麻烦多了，于是只好答应了。在众多的劝说者当中以次公子日新所费的口舌最多。

当老婢，宝月原初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反正是自己家祖父辈留传下来的讨食职业，没有什么好挑剔、非议与嫌弃的，父业子当承嘛。但是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年龄日大，跟着爹娘迎亲家的日子长了，次数多了，渐渐地懂得一些人情世故、男女有别，稍微悟到了一点男女之间的奥妙关系之后，就开始看不惯吃“齐眉酒”、“闹洞房”、搜新娘糕时那些场面与情景。每当她看到那些浪荡子、轻薄儿在“齐眉宴”上借闹新娘之名，行闹老婢之实。闹洞房时，你拥我挤，推推搡搡，趁着灯光暗淡，人多吵杂，乱哄哄作一团时，便乘机从别人背后伸手去摸摩妈妈。搜新娘糕时，竟然搜到老婢身上来，说是妈妈身上带着新娘的箱笼的钥匙，一拥而上，拉拉扯扯，扭扭捏捏，非常令人反感、讨厌、恶心与气愤，心里老在想，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可恶，欺负人啊！

她经常想起十岁那一年的秋天，她跟爹娘到港口圩一位亲戚家里去，这家亲戚的儿子结婚，要求她娘亲帮忙照顾一下新娘，他们认为她娘亲有经验，工路娴熟，又是亲戚，最让他们放心，因为这地方民风浇薄，人情刁钻古怪是出了名的，弄不好就会出丑，貽笑一辈子，娘亲不好意思硬推辞，只好去了。闹洞房搜新娘糕的时候，竟然有两三个青年并排站着，将新娘的胸前桌上的一双龙凤大喜烛的光线遮断了，灯光暗淡，人头攒动，人影憧憧。几个喝得醉熏熏、酒臭呛得人作呕的青年，包围着娘亲叫嚣要搜身，说娘亲身上带有新娘箱笼的锁匙。娘亲虽然当了半辈子老婢，却从未撞上像今晚这样的场面和这样无赖青年，她急得要哭。小宝月怒火难禁，为了保护娘亲便不顾一切地向这伙搜新娘糕的人乱抓乱扒，大喊大叫了起来，不让这伙人欺负娘亲。恰好

抓着一个个子不大却正要掀扯娘亲上衣后摆的丑八怪后生的手，拼命地拉扯他，不让他掀开娘亲的衣裳，可是人小力量有限，哪能扯得动？她急坏了，便猛地在那后生仔的手上咬了一口。那丑八怪“哎哟”地喊了一声，反手“叭”地掴了她一巴掌，将她推倒在地，她即大哭大嚷了起来。这一来就惊动了拥在洞房门口、爬在窗户上看热闹的人和厅堂里的众多客人，都纷纷拥到洞房门口来看个究竟。有些上年纪的正经的客人邻里都认为这样的闹洞房太过分，太不像话了，动手打小孩更加不对。主人也怕闹出丑闻来，张扬开去影响名声。便在洞房门外连声高喊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做得了！夜深了，大家统统出来，统统出来让新娘歇息。”这场闹洞房、搜新娘糕闹剧就结束了。可是，宝月的心却从此不平静，她开始思考起许多事情来，开始感到娘亲所操的这门“讨食”行当是不光彩的，被人看不起的，老婢是被侮辱、戏弄的对象。爹爹抬轿子，被人家叫做“扛轿奴”，更是耻辱，既艰苦又备受欺凌。这一点，她从五六岁刚刚懂事的时候起，就深有感受，因为小伙伴们时常在背后指指戳戳称她“小依子”，翻脸吵架的时候，骂她“小扛轿奴”。因此，也就从这一年起，她不再跟着爹娘到迎亲人家去玩，爹娘见她受不了委屈，也不愿让她难过，就不再勉强她，哄她跟着去了。事隔多年，每当想起这些都深感屈辱，还会下意识地摸摸脸颊，怅然长叹。

可是，这回不是跟着爹娘去迎亲人家玩，而是自个儿去当老婢。能不去吗？不去！周家财大势大，寻事上门，谁不怕？谁担当得起？地方上，谁不知道除了章楫武父子霸道之外，就算周应鹏老爹家狠和名望最昭著。更何况事前周家已强制我家接过留下的定头（预订金），首先就理亏。求情，乞求通融，人家早已一口咬死，不行。请别人顶替也不行。去！是铁定的了。去，又给人家当玩偶看待，当猴耍，任由人家作弄、侮辱。怎么办？她甚

是伤心。但是，为了娘亲，为了生计，她只得鼓起勇气，硬着头皮去闯一通。她暗暗地警告自己一定要冷静沉着，要机智警惕，要灵活圆滑地与他们周旋。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与人身的安
全。她经过这番剧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并且满怀信心当好这有生以来第一遭老婢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这么年轻就踏上了荆棘遍布、无比艰辛的人生征途，成为终生老婢，当时，她尚未满十六岁。

3

办婚事的周老爹家在锦绣塘村，距离她们村大致一铺多路。鸡啼第三阵宝月即起床梳洗完毕。娘亲又反反复复、絮絮叨叨教导她应该怎样向主人家施礼请安，怎样主动帮助主人家工作，主动向人家问好，待人接物要笑脸相迎，有理无理让人三分是福；怎样服侍新娘、搀扶新娘上轿下轿；怎样扶新娘拜花堂，怎样应付闹洞房等等。本来这些话昨晚娘亲已对她讲了整半夜。今早放心不下，又忙来关照，聒噪个不停，宝月都听腻听烦了，说：

“妈！您都讲了多少遍了！依忆得着，也见得多了！您放心，错不了的。万一弄错了，大不了让人家耻笑一番罢了！咱们当老婢的，人家取笑还少吗？”

“哟！依呀！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取笑事小，讨食事大。出了错，是要挨骂，甚至挨打扣工钱的，今后咋样讨食？”

“妈！您咋么还不明白呢！您放心，依得去；您不放心，依也得去呀！您就放心吧！这个饭碗是砸不了的！这么提心吊胆作乜！”

“这倒也是！唉！世事艰难啊！依呀！”

做好一切出工准备之后，随就吃了娘亲深更半夜起床煮熟、蒸熟的稀粥和番薯，天蒙蒙亮，父女俩就和事前邀约好了的拍档一行十二人上路了。

到了锦绣塘村，爹爹带宝月去见了周老爹，好话说了一大

堆，什么小孩子家少不更事，又是头一遭顶替她妈妈出来办事，都怪她娘病得太不是时候，请老爹多多体谅。还说，工钱少拿点也不要紧，只要不耽误您老爹家的大事，就是小孩家的造化了。一句话一个哈腰，声不敢大，气不敢粗，双手垂贴在身旁。又转口对宝月说：“还不快向老爹请安！”

“周老爹万福，金安！”

周老爹正坐在太师椅里想心事，乍闻唳唳莺声，扬脸一瞥，只见红霞一片耀眼，一个身着桃红裙袄裤的绝色少女正向着他施礼，心里一凜，宁了宁神然后呵呵笑道：

“好！好好。能来就好，能来就好！老夫欢迎，欢迎！”此一瞥非同小可，差点不“哎哟”喊出声来，心道：这妮子果然长得标致，好令人色授魂与啊！虽然大段尚未长足，可已亭亭玉立了。难怪有这么多人给她讲好话了。双眼勾勾一直在宝月浑身上下打量着。刚才宝月爹爹都讲了些什么，他根本充耳不闻，宝月爹爹也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直到宝月轻轻地拽了他的衣角，他才醒悟过来，慌忙告退出来。

日头半宴，宝月迎亲的一伙——一乘花轿，三乘壁轿，抬的抬，挑的挑，一行三十多人，便在吹鼓手们吹吹打打的乐声中上路迎亲去了。

新娘外家在昌盛村，新娘姓林，乳名叫三娘。林员外名信，字必用。安人姓冯，名香姐。生有三男三女，三娘乃林员外最小的女儿，爱似掌上明珠。三娘头上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均已婚嫁，成家立业。“员外”、“安人”乃乡人看在林家有财有势的份上叫的，其实林信并没有当过什么朝廷命官，更不是六品官员。他家道殷实，待人接物尚算和善公道，颇得邻里称许。

在铙声隆隆，炮竹噼啪，锣鼓隆咚铿锵和弦索乐细细之声中，迎亲队伍进了屋。两位傧相引带新郎、老伯、老婢等一干人

众拜见了亲家林员外、林冯安人和三位女婿等主要亲眷。彼此祝贺道喜之后，呈上礼帖。林员外展开礼帖阅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全福忝姻弟周应鹏鞠躬……”林员外喜不自胜，笑不拢口。忙吩咐家人将礼品收过，然后分宾主坐定，待茶吃点心果子，说话。老伯、老婢则分头办事去了。

宝月给引进了新娘房，带领者向她介绍了新娘和新娘的两位姐姐。彼此道喜问候过后，宝月正欲给新娘整妆，但新娘早已收扮整齐了。原来这些梳妆、簪插、穿戴都让两位姐姐代劳了。宝月频频向两位姐姐道谢。笑容可掬地跟两位姐姐和房中的其他女眷说话，林家这三个千金长相甚是相似，个个都有几分姿色，而以三娘最为标致。姊妹客气地请她坐下歇息，两位姐姐和房中的妯娌都称赞她漂亮，又问她有了婆家没有等话，宝月羞答答地一面对话，一面溜眼观看房间里的摆设。只见精致的桌子上、瓷砖地板上，到处都是新娘的嫁妆，大箱小笼，高柜矮桌，圆的方的，不下二三十件。心里暗暗叹息，想道：这等妆奁该花多少银子啊！若是贫寒人家，只怕卖田典地连房子也卖掉都办置不起呢！

地方上的风土习俗，当新郎官的是不兴说话的，应说的和应答的话，一般都由宾相代说，这两位宾相系周家近亲中百里挑一的能说会道的人物，不但人才出众，而且口齿伶俐，甚得林员外和众多的林家长辈的赏识和称赞。他们都说，周家这回迎亲不但宾相出众，而且老婢漂亮得惊人，不知是从哪里请来的，又这么年轻，哪里像是个做老婢的。议论纷纷，许多宾客、亲戚朋友都放着喜酒不喝，挤拢过来看老婢，特别是那伙年轻小伙子们。

款待新郎的盛筵开过之后，回帖、礼品等都准备就绪了，日头也快晌午了，宾相一看时间不早，忙向林员外致意。林员外笑呵呵地答道：

“是！是！正该如此，请！”

于是，傧相立即指挥老伯领过新娘的一应妆奁，安排挑夫挑的挑，抬的抬，一律挪到庭院里列队等候。随就扬声叫礼，铙声炮声大作，八音齐奏，宝月牵带新娘出了闺房，林冯安人、两位姐姐和许多亲眷左右簇拥着，咽咽噎噎地“哭嫁”，母女恩深，姊妹情长，殷殷切切，甚是感人。特别是当那大面锣“嘤，嘤”地敲，揪人肺腑肠肚的唢呐吹奏了起来时候，更是催人泪下，不但新娘、亲家母娘要哭，就连许多姊妹妯娌也泪水涟涟。因为那“嘤嘤”的锣声，呜咽笛子声一吼了起来，就等于告诉你：女儿此一去就是人家的媳妇了，再不是爹娘的心肝女儿了，生汝育汝的家从此也叫做“外家”了。作爹娘的听了，特别是做娘亲的听了哭得更是伤心悲切，十多廿年的骨肉情深爱重，养育辛劳，般般感受都涌上心头，教她如何不洒泪？所以，琼州人常说，嫁女最怕听闻的就是那揪肠抽肚的啁啁笛子声。新郎新娘双双拜过历代宗亲祖先、高堂父母，辞别了诸位叔伯婶嫂、兄弟姊妹，然后登轿起行，迎亲送亲队伍一行三四十号人马，浩浩荡荡而去。

大致未时分，迎亲队伍就回到了锦绣塘，先是放铙的在村外放了“轰，轰，轰”三门响铙，然后两面大面锣、大小唢呐笙箫便大敲大吹了起来，宏大响亮的声音将款款细细弦索声音给掩盖了下去，令人无法欣赏。花轿尚未进入村口，鞭炮已噼里啪啦放了起来。这迎亲入室的鞭炮是放得越多越喝彩的。有钱人家经常把大炮车、三千头、五千头、一万头不等的鞭炮扎接起来，一条条两三丈长，挂在高高的椰子树杆上，有一等富贵人家吊起了十条八条，当一条将要放完时，马上点上另一条，一条接一条放到完，放个震耳欲聋，心颤目眩，烟雾迷蒙。

迎亲入室的人们排成一条长长的人墙夹道，一直从老远老远的荔枝树下排至大路门口，新郎、傧相坐的壁轿、新娘坐的花轿

仪到得人墙道口就下了轿，簪花挂红的新郎、打扮华丽的傧相先导，身着大红吉服、头罩红巾的新娘在老婢的搀扶下紧随其后，款款而行，观看迎亲的人们拥拥挤挤、摩肩擦背、探头踮脚，唯恐看不到，看不真切。嬉笑喧哗，品头论足，议论纷纷。有的称赞新郎人才仪表出众，傧相风度翩翩；有的夸赞新娘的礼服高贵华丽，也有叹惜看不到新娘容貌的，因为给红头巾盖着。但，啧啧称赞，喝彩得更多的是新娘身边的绝色小老婢。宝月容光焕发，从容不迫地扶持新娘缓缓前行，好像凯旋归来的将军。

“一拜天地！二拜高堂！三夫妻对拜！”傧相高唱着，新婚大礼完毕，新郎拉着彩带领新娘进了洞房。

现在老婢侍候新娘的第一桩大事便是找便桶让新娘拉大小便，因为从新郎到外家迎亲时起，新娘就轻易不出闺房了，所以，从那时起至坐花轿的路途上，新娘的大小便都得憋着。稍为休息之后，新娘便要喝“床前酒”。所谓“床前酒”，则于近亲近邻当中，挑选一位上了年纪、夫妻偕老、子孙绕膝三代同堂的妇人，陪新娘在洞房内与新娘面对面吃第一顿饭、喝酒，这当然是装装样子，依例行事。三朝后，新娘“出行”，即新娘第一次到别人家赴宴，还要到这位妇人家吃饭。侍候完了“床前酒”，洞房里的事务至此暂告一段落。宝月就得赶快到伙房去随便吃点东西“垫肚”，因为不久就要大摆婚宴，所有的宾客、朋友、亲戚、邻里以至轿夫吹鼓手等都可以大吃大喝，一醉方休，可是她不能，她得服侍新郎、新娘吃饭。

.....



盛大而丰富的婚宴开始了。所有贺亲的贵宾、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、轿夫、吹鼓手等，或邀相好同席，或拉知己共宴，纷纷入席。新郎、新娘、傧相与主要贵宾居首席，其余不必拘礼随便就座，酒席便雁翼般一席挨着一席左右张展开去，一个庭院、一个场地摆布不完，就摆到另一个场地去，等到大家都坐定了，菜单即发给各张桌子。宝月便扶将新娘入席，站在新郎、新娘后面，伺候新郎、新娘和与新郎、新娘同桌的贵宾斟酒盛饭……这时盂盘碰撞、碗筷冲击之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，上菜上汤伺候酒席的兄弟妯娌来往穿梭其间，煞是热闹非凡。文昌市东北一带乡镇村庄人家摆设酒席，多用八仙桌，每张桌子坐八人，拿双作对分坐东南西北四方。菜单用红纸恭书，或作“百年偕老五世其昌”，或书：“举案齐眉夫唱妻随，”或写：“天作之合”，或“美满姻缘”等字样，一字一小纸片，字字盖有制单者的名章，以防作假。这些小纸片菜单有的串成叠，有的不剪成片，仅裁成一条条，上菜时，撕下一片即一个字，交给指定给各桌子端菜的人，她就会按字把菜肴端了上来，是错不了的。有钱人家用八字单，如“五世其昌，百年偕老”，或其他的八个字。一般人家多用四字单，如“宴尔新婚”，或“新婚之庆”之类，也有用六字单的，但不用五字单、七字单，因为结婚要成双成对，图个吉利。每个单上三四样菜，常见

的四字单上四四一十六个菜汤，八字单上十多廿个菜汤，不等。喝酒的时间很长很长，往往从迎亲入室不久即开席，一直吃吃喝喝到掌灯时分。提前退席的多是远路亲戚朋友、有身份的贵宾和上了年纪的长辈，有的是为了赶路回家，有的是自感跟后生晚辈一起酗酒闹新娘不雅观，有的则因不胜酒力。酒过三巡，菜上四道以后，人们就脸烧耳烘了起来，话也多了起来，眼睛亦有点迷迷糊糊了，于是什么兴致都上来了。猜拳行令的有，唱歌唱曲的有，吟诗作对的有，讲故事学古的也有，五花八门，尽情尽兴，一般的情况是，家中长辈、主婚人都仅仅于一二轮酒菜过后就借故退席，不便呆坐看青年后生们胡吵胡闹，新郎新娘是不敢多吃多饮，惧怕失礼貽笑大方的。但不能中途退席，必定要善始善终，奉陪客人们吃喝作乐到底。在这样的场面上，老婢最是苦煞。她既不能同人家一样吃喝，又不能坐下，老是站在新娘身侧斟酒、盛饭，没完没了。有时客人硬要新娘新郎饮什么交杯合卺酒、好事成双酒、早生贵子酒，这样那样的酒，花样百出，名堂众多。新娘不能喝或不便多喝时，就硬要老婢替喝，闹新娘即变成了闹老婢，这一招乃婚宴必有的杀手绝招，这回宝月就惨煞了，因为她有生以来，从未坐过高席喝过酒。这时，不知从哪一席中闯出一个摇摇晃晃的青壮年来。只见这人生得大头大脸，岁数不大，大致廿五六岁，整个脸面都给烧酒烫得通红，连脖子、耳朵都红透了。喉咙嘶哑，语言含糊，说话时酒气呛得人难受。他拿着一碗醇酒，步履有点踉跄地走了上来，倒了一份给新郎，又倒一份给新娘的酒杯内，留下一半给自己，然后嬉皮笑脸地硬要新郎新娘跟他干杯，祝新郎官新娘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，新郎推辞不掉，只好呷了一点点，表示谢意。宝月依例帮着新娘端起酒杯放到新娘唇边表个意思，算是喝过了。可是这个汉子却不满意，一定要新娘自己端杯喝，不然就是看不起来宾，对客人无

礼，不肯罢休。呼唤新娘喝酒的助威声浪此起彼落，一阵阵冲击过来，闹得新娘新郎与祝酒者谁都下不了台，在这当口上，突然从对面席上送来一句：

“新娘不吃，即请老婢姐顶！请老婢姐替喝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叫声四起。

这一声对宝月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，闷雷轰顶，因为她有生以来从未喝过烈酒，喝也不行，不喝也不行。喝了肯定会醉倒，干不了喜娘的工作，甚至出差错，砸了娘亲的饭碗；不喝，宾客们又不放过她！怎么办呢？她虽然看见娘亲百十次顶替新娘喝酒，可是她不是妈妈，她是第一次顶替妈妈来当老婢，没有妈妈喝酒的本事。她试图以顶代为理由，说明自己从来不喝酒，不懂得喝酒，喝醉了服侍不了新娘。可是，提出让她顶替喝酒的愣头青年硬是不肯罢休，一定要她喝！

“非喝不可！硬要喝！”

“不然就是无礼！对来宾不敬！”

“喝！喝喝！”

吆喝声一阵阵盖过来！鼓掌催促声浪一波高过一波。怎么办？宝月心里明白，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心里翻转了百十遭，可是想不出一着脱身的招数，她好气恨自己笨脑筋，也伤心自己家世代所操的这门职业的不幸，任由人家做弄。她更气恼这个愣头青年太过横蛮不讲理，欺人太甚，迫不得已只好端起酒杯放到嘴边吸了那么一点点。哎哟！天呀！所呷的那么一点哪里是酒，简直是毒药！虽然仅仅是那么一点点沾唇染舌，已烫得她口唇、舌头又辣又苦又痛，喉咙燥热干渴难耐，不断地呛咳，眼泪也涌掉了下来！她捂着脸，偷偷地张大嘴巴透大气，她急得想哭。这可把全场的人都逗乐了，喝彩声，叫好声，呼喊再来一杯声，吵成一片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。她真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她好想